

玉茗堂私夢

*Dreams on Manuscript*

周慧玲著

2009年8月30日初稿

2009年9月29日完稿

2009年11月20日定稿

## 愛情豈是百憂解？故事新說玉茗堂

周慧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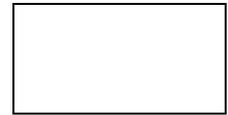
湯顯祖的夢戲系列《臨川四夢》，歷來被認為是明劇作家駁斥儒生封侯覓將的虛妄，細讀起來，不免發現劇中人物對愛情的追求，似乎是與此虛妄呈現鮮明對比：無論是《紫釵記》的李十郎、或《南柯記》的淳于棼、或是《邯鄲記》的盧生，都在功名不得意時，得愛情之慰藉；《牡丹亭》的杜麗娘更不在話下。愛情，是湯氏真實的麼？吊詭的是，在原劇中，如此的真實人生卻又經常是在夢境裡實踐的，並且屢次被另一個更高的精神追求（佛或道）而超越；湯顯祖既以愛情為入世之喻，何以讓它既真實又虛妄？

《玉茗堂私夢》從這個矛盾點切入，重新書寫湯氏原劇中對愛情 / 人生的四疊沈吟，探問愛情對比封侯，後者雖如夢，前者亦悵然，莫非兩者皆不足，醒或夢，戲或命，皆如空？《私夢》裡明代湯家班女演員的謝幕，對比著原劇經典《四夢》裡的夢醒，讓這故事新說裡的後設情境與經典原劇裡的夢醒時分產生對話，可以看作是本劇對湯顯祖「因情成夢，因夢成戲」之言的另一種演繹。只是相對於湯顯祖以夢入戲的創作特色，《玉茗堂私夢》主要以戲回應夢的意象，劇中既是夢夢交錯，還有戲戲交台：杜麗娘夢醒處，正是淳于棼入夢際，也是女演員拒絕上台時。劇中戲劇和人生互相接棒，不只呈現真實與虛構如鏡像，也讓兩者在互映、互涉之餘，互相糾纏、互為因果。

《私夢》劇中人物是三位以湯顯祖的名、字、號（顯祖、義仍、海若）為名的女伶為主角，她們是湯氏家班的當家演員，也是湯氏創作的靈感來源，猶如湯氏三個分裂的化身。她們各司其職地以坤生、旦角、說書人，串演湯氏三部以夢為題的經典劇作的主要角色：淳于棼（《南柯記》）、杜麗娘（《還魂記》）、盧生（《邯鄲記》）。在排練過程裡，這三位女伶互相辯證彼此對於湯顯祖劇作三大主題戲、夢、情的意義，更誤觸自己的情慾開關、偷渡自己的私密慾望、激辯演藝人生荒誕交錯的肇因，終將她們身為女演員對這三個人生課題的觀點，逐一投射在自己的角色詮釋與扮演上。劇中扮演盧生的義仍，原已離開戲班又被湯顯祖請回來搬演他最後的一齣傳奇。藉著這最後一次的排練，義仍在排戲、論戲時，不斷探問昔日的姊妹淘海若和顯祖：真寧願一輩子在台上說別人的戲文，也不想台下流自己的眼淚麼？為了尋找答案，她們三人瘋狂飆演了一遍三人各自擅長的戲碼，而義仍則在舞台上蒸煮北非米 couscous 權充黃粱。以北非米演繹黃粱，明示義仍花落可能有處的心緒，暗喻四百年前中國人獨特的跨文化經驗，其實則傳遞劇中人物進出戲、夢、情邊境的狀態。最終，黃粱飯先熟？盧生夢先醒？答案處是義仍對湯先生垂愛的報復，也是我對劇場前輩的一點私密話：愛情莫非只是藉口、用來安慰自己辭官退隱的百憂解？《邯鄲記》裡八十年精彩仍生，才是他期期以為當有的一生，如今卻也只能夢裡尋去？義仍暫放愛情，完成劇中人八十年一生起伏，拒絕夢醒下戲，看似反駁湯某人，從另一方面說，反而真正與湯顯祖同聲一氣了。只是四百年夢迴，錯過了與異鄉人的情愫，還是有點惋惜遺憾吧？

此劇的創作源於李易修的邀約，構思則起於一個誤解：我把劇名「私夢」誤聽為「四夢」了，於是得以細細重讀湯氏四部經典。放筆之際，原希望能以三個劇種串演四則傳奇，也找到了曾敷演《臨川四夢》的幾個劇種資料。不過，基於客觀環境考量，這個跨文化的企圖，在劇本落實時，已修改得只保留一兩個小地方，容許不同聲腔的些微共鳴。因此，一鍋北非米越發得承載我對於挖掘歷史采風的著迷。歷史，是我們的曲解與遺忘；故事新說，因為總想著古人不是那樣，當是這樣；戲夢情交錯，無非是我們的人生總在進出劇場之間推進。

這部劇本的出版，得感謝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的慷慨贊助，李易修的信任，黃雅勤的支持。劇本的英文翻譯，則是我對自己以改編經典為創作功課的一個承諾：盡量在一己範圍內，提供其他語言的觀眾略嚐中國經典一二，並得見台灣劇場創作的不同企圖。感謝楊芳嬋願意接下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陪我繼續這個瘋子工程。如有可能，希望日後這個劇本再度搬演時，能提供中英文字幕，達到劇本寫作與出版翻譯兼行的原意。



2009年11月22日完稿于

台北市光復南路

## 【角色人物】

海若，湯家班的頭牌崑旦，擅唱可打，文武兼行。她以演繹《還魂記》的杜麗娘名噪一時，受寵於湯氏，成為杜麗娘的不二代言人。海若在一次排練過程中，擦槍走火，誤戲為夢，以夢為真，和湯顯祖的名言「因情成夢，因夢成戲」相對應。為了確認自己的經歷是夢是戲，海若在劇中不斷排練〈驚夢〉一折，企圖探問戲／夢中的感覺，究竟真假。她最終發覺，戀愛的感覺儘管真切，愛戀的對象卻並不真實存在。她的〈驚夢〉成就了她「驚世」的情慾初體驗。

顯祖，出身閩南鄉下，以演出《紫釵記》的李十郎，成為湯家班受歡迎的坤生。她忠心於老湯，既少懷疑也不質問。她羨慕海若一劇成名，意欲效之，努力揣摩湯氏名劇《南柯記》的主角淳于棼。就像她以顯祖為名，她在面對湯氏筆下戲劇角色時，不僅全盤接受乃至認同，更將淳于棼的多情合理化為湯氏風流倜儻的行徑，以戲比人，甚至辭謝世俗生活對她的召喚。相對於海若追求戲中感情的生活落實，顯祖滿足於舞台幻化的世界；海若從戲中質疑人生，顯祖選擇以戲中人生為避風港。她寧願一輩子在台上說別人的戲文，也不想在台 downstream 自己的眼淚。

義仍，來自山東，是湯家班昔日頭牌女伶，多才藝，能生能旦能丑，更擅彈詞說書；因為跟湯顯祖一段無寂而終的戀情，離開湯家班，自顧謀生。義仍祖籍山東，故以「邯鄲記」為名，在湖邊經營飯莊任主廚，南來北往，練就一身不同的烹飪國際觀，並結識了一個隨著鄭和下西

洋而來中土的不丹人氏。湯氏為了挽回義仍，特以她的遭遇編寫劇本《邯鄲記》，力邀義仍回來扮盧生。義仍重返湯家班排戲，卻是為了藉此與昔日姊妹道別。因此，排練過程裡，她總站在對立位置看待她的戲劇角色、從海若與顯祖的表演裡，窺視她們的思惟，又不斷對劇中人提出質問、對表演提出戲謔之詞。然而在排練《邯鄲記》的過程中，義仍逐漸有感於盧生夢中經歷而認同盧生，甚至認為盧生應死於夢中，無須再重返人間接受開釋頓悟。義仍此舉看似接受湯氏要她重返紅氍的召喚，其實是對湯氏藉夢假戲而言「出世」的背叛：海若、顯祖以為義仍最後隨戲而亡，其實她是超越現實地選擇停留在戲臺上的角色裡，成了寄居紅氍、芳齡四百的劇場老靈魂。

### 【舞台佈置】

表演區，一張倒捲軸狀的矮書桌，壓在宣紙狀的舞台一角。宣紙未覆蓋處，三五人形呈現戲臺角色般對立著，身上層層搭疊覆掛三個女伶扮演諸色相的必要服裝與道具。

演出開始前，三雙足跡由上而下投影，潑灑滿溢於書桌與宣紙一角。三雙足跡隨即換化為漫爬的螞蟻，其墨色又慢慢消融轉化為傳奇唱念文本的字跡，終而為開場的燈光漸漸洗去。表演進行中，這些字跡可再次出現，顯像劇中的唱詞與詩句。

## 標引：前程螻蟻大

**顯祖一手酒瓶，一手劍，  
醉眼迷離地上場。**

顯：（端著架式，扮生唱【破齊陣】）**壯氣直冲牛斗，鄉心倒掛揚州。**

**四海無家，蒼生沒眼，拄破了英雄笑口。**小生淳于棼，精通武藝，不拘一節，累散千金。好養江湖豪浪之徒，乃吳楚遊俠之士，還補了個淮南軍的裨將。那些知音的，都說咱是個，（舞劍，醉吟）**妙人好人老成人**，那個少趣無聊的，便叫我是，**敗子徠子光棍子**。也是我自作自受，偶然醉酒誤了軍機，丟官歸里沒了朋友。咱淳于棼啊，如今可是（悲壯地，繼續舞劍、吟唱）**落魄邈邊酒銷魂，客散友離孟嘗門，百般武藝丟了官，獨醉槐陰淹悶悶。**唷，朋友走光了，螞蟻倒來了？（趴在地上）螞蟻螞蟻，匆匆忙忙去哪裡？丁點大也端陣仗？真是**前程螻蟻大，禮數鳳凰寬**。不過是我家後院一棵大槐樹，哪裡值得如此排場？別別，你們怎好往我那裡去呢？哎喲！（伸手褲襠裡抓出一隻螞蟻）逮到你了！呀，還是個母的？都說我淳于棼好色，跟您姑娘一比，嘻嘻，原來螞蟻才知春色。想摸摸是興是瘦？告訴妳，咱淳于郎可是粗中有細，細中有粗。別害臊啊，螞蟻公主！妳上哪兒去？

顯祖趴在地上找螞蟻，直跟到後台。

燈暗。

## 一、驚夢，是戲？

海若倚在書案邊，瞄著書冊，做著對鏡梳妝打扮的身段，

哼唱《牡丹亭》。

顯祖稍後手拿放大鏡，低身爬進。

海：（扮旦，唱【遶地遊】）**人立小庭深院**（對鏡理妝，再唱）**恁今春關**

**情似去年**。若不是閒來園林走一遭，怎明瞭春色如許早知道？（起

身舞弄，唱【皂羅袍】）**原來姹紫嫣紅開遍，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**

**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賞心樂事誰家院**。偏偏那杜家爺爺奶奶放著

花園不讓去，也不教那些花草蟲蟻之事，只管讓姑娘書齋裡讀好

書。可他們啊，忘了問，咱這裡都讀得些什麼好書？直讓人（唱

【山坡羊】）**沒亂裡春情難遣，驀地裡懷人幽怨**。唉，杜麗娘，你只

好繡房裡傷春獨感嘆，（做小盹身段，唱）**俺的睡情誰見？**

顯：（生，拿放大鏡對著海若，韻白）呀，我的姊姊，怎好在此打起瞌

睡了呢？

海：嚇我一跳。誰打瞌睡了？沒看見我在（揮著書冊）……幹嘛呢你？一

透早酒氣薰天的？

顯：（生，韻白）未曾瞌睡？（從放大鏡裡斜昵著海若）那為何（以閩

南語唱【蓮花落】）可嘆啊！獨眠啊！空房又年年，懷春夢綿綿，欠

一個人在身邊。（戲弄地倚偎著海若）

海：（任顯祖欺身靠近，並不相讓）你那唱的什麼？哪裡學來的怪腔怪調？

顯：（生，唱【山桃紅】）則為你**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，是答兒閒尋遍，在幽閨自憐。**小姐妳這般兒空盼神仙良緣，豈不把青春誤延？

海：（旦）先生有何高見？（和顯祖媚眼相對）

顯：（生，唱【山桃紅】）和你把**領扣鬆，衣帶寬，袖稍兒搵着牙兒苦，則待你忍耐溫存一餉眠。**（摟住海若）

海：（旦）溫存，溫存，說什麼忍耐餉眠？

顯：（生，韻白）小姐，你話忒多了哇。

顯祖攔腰抱起海若，往書畫矮桌靠去，

兩人桌上桌下交歡纏綿。

義仍上，手裡一把花尾飛鏢，又射又丟。

一支飛鏢打到海若，海若大驚，翻身要接，

卻把顯祖推倒一旁。

海：小心飛鏢！（對著義仍）來者何人？

義：好個海若，身手越發不得了啦？這飛鏢也敢接？

海：義仍！你哪時候到的？是湯先生去洞庭湖邊把你找回來的麼？看到他幫你新寫的傳奇沒？我和顯祖還念叨著，湯先生莫不是寫了個案頭劇，非你不演，你又偏不肯演，到後來只得鎖了當枕頭？沒想到他真

去找你，還真把你找了回來！一整年沒個音信，一點都不想姊妹們嗎？路上累了？見過湯先生沒？

義：慢點慢點，劈頭那麼多問題，要從哪裡說起啊？

海：你什麼都別說。我知道你為什麼回來。顯祖，顯祖，快去把《邯鄲記》的本子拿來，排新戲啦。

義：顯祖？

海：才一年就不認得啦？那不是

顯：（低頭伸手撈褲襠，生，韻白）我的姊姊！

**海若看著顯祖。**

海：顯祖，你那是幹啥？手往哪裡放？你這浪蹄子、野丫頭！

**海若追著要打顯祖，**

顯：姊姊啊！我的螞蟻公主！

**顯祖趴在書桌旁，低頭找螞蟻，一路而下。**

海：你去哪裡，顯祖？義仍回來了，你沒聽見嗎？

義：海若，海若！

海：想沒想到，這丫頭什麼時候就會了那些？就沒見過她這樣。

義：你在說什麼，海若？

海：你剛才進來的時候，沒看見顯祖和我在

義：沒有。就只看見你一個人，

海：怎麼會是我一個人，還有顯祖啊。她和我在排《牡丹亭》

義：《牡丹亭》現在都排成那樣啊？

海：哪樣啊？

義：躺在桌子邊，這麼唧唧那麼哼哼地扭著。

海：你做死啊。那都是顯祖，她

義：關顯祖什麼事？明明是你自己躺在桌子邊

海：是她把我

**義仍細細端詳海若的神情。**

幹嘛那樣看我？

義：好個野丫頭！日頭還沒下，就倚在那裡做起春夢？

海：胡說八道什麼。你剛才沒聽見顯祖唱那段「蓮花落」麼？

義：你的春夢還是個「蓮花落」？我才在飯莊聽客人提了一種新腔調，

咿咿喔喔囉哩噠，你就會了？難怪湯老爺喜歡你。

海：湯先生喜歡的是你，不是我。

義：你把《牡丹亭》唱得這麼好，他怎麼會不喜歡？

海：（盯著義仍）你當初是因為我唱了你的《牡丹亭》，才走的？

義：不要多想，我走不走跟你作《牡丹亭》無關。何況《牡丹亭》也不是我的。

海：怎麼不是你的？湯先生那麼疼你，特別為你寫了《牡丹亭》，要不是你突然說不唱了，又把我薦了給湯先生作杜麗娘，哪裡就輪得到我？

義：那又怎樣？虛情假意一場，比你的春夢還不如。

沈默。

海：這一年，外頭吃了不少苦吧？咱戲子除了作場，還能什麼？

義：洞庭湖邊渡船口，開個飯莊「邯鄲記」，來往食客倒是不少。

海：忙得？

義：忙得很。

海：騙人！忙得還有空回來？

義：想姊妹啊。喂，幫個忙，把那掃把拿過來。

海：你跟人家拿掃把幹嘛？一年沒上台，就忘了自己是個角兒？妳以前可不是這樣的。

義：幹什麼不能拿掃把？拿掃把能幹的事可多了。看啊，（使掃把做趟馬狀，唱歌仔）**我身騎白馬過三關！**

海：幾歲的人，還玩青梅竹馬。

義：咦，妳們作戲的，四、五人能當千軍萬馬，十幾步能走海角天涯，怎麼就不許拿了掃把當馬騎？好吧，當它是驢，非馬。反正是你家湯老爺說的，那《邯鄲記》裡的盧生，是個騎破驢的窮酸書生，騎不起馬。

海：那用的也是馬鞭子，不是掃把子。

義：你分得清楚鞭子和掃把，怎麼就分不清楚做戲還做夢？

海：大白天的，做什麼夢！

義：春夢。

海：義仍！

義：害臊啊？《牡丹亭》都能演成那樣，還有什麼好羞的？

海：那是戲。

義：下了戲，難道就不做春夢了？

海：胡攪蠻纏什麼呀。明明就是我在排〈驚夢〉的時候，顯祖闖了進來，三言兩語就把我推倒在那邊，

義：嗯？

海：他呀，（唱【山桃紅】）**見了我緊相偎，慢廝連，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，逗的個日下胭脂雨上鮮。**<sup>2</sup>

義：然後呢？

海：他和我**芍藥闌邊，共成雲雨之歡，兩情和合，真個是千般愛惜，萬種溫存！**

義：（韻白）**行來春色三分雨，睡去巫山一片雲？**

---

<sup>2</sup>《牡丹亭》第十齣〈驚夢〉。

海：杜麗娘那個南柯一夢，排起來一點都不像戲，演著演著怎麼就叫人心驚顫羞怯怯，總跟真的一樣。你以前做《牡丹亭》的時候，也是這樣嗎？

**義仍掃著地上花瓣。**

義：別擋路，讓我把這花掃一掃。

海：湯先生派給你的是《邯鄲記》裡的盧生，又不是何仙姑，你掃什麼花？

義：誰讓咱剛才為了驚你夢醒，散了一地的花？白忙一場，也沒把你喚醒。

海：你哪裡是散花？根本就是射花。

義：怪不得我。都是你家湯老爺出的主意，說是那花太輕，要撒了，只會亂飄，沒看頭，便讓他們在花上加了鐵針，誰知又太重了，每回演到花神散花驚醒杜麗娘，倒成了射花嚇死杜麗娘，看到沒？（拾起花尾飛鏢射）

海：當心！我剛才就是被你射醒的，還射？才射完，才撒完花就掃花，不是多此一舉嗎？

義：這都是湯先生的舞台指示嘛。

海：他指示什麼？

義：（韻白）**客驚秋色，色秋驚客，學老圃混著老農，穿扮得衣無衣，  
褐無褐，騎坐著馬非馬，驢非驢，沿路掃著花非花，看台上扮著戲非  
戲，到夢裡尋著情非情。**

海：什麼戲非戲，情非情？說的是哪一齣戲文？

義：（韻白）小姐，你若和那生有私情，就該尋他說個明白，何故在這  
裡跟咱窮磨蹭？

海：夢裡私情，從何說起？戲裡心意，哪裡確認？

義：你剛才心跳很快？

海：嗯。

義：全身冒汗，手心發冷？

海：對。

義：腦袋轉啊轉，轉成一片空白，只覺得肌膚裡，他餘溫尚留，嘴唇  
上，他軟舌猶在？

海：你都知道？我就知道你什麼都知道！

義：熱病，一場熱病。

海：對，沒由沒來，頭暈眼花，有時候還心口疼得倒地不起。

義：聽起來不假。

海：本來不假。信了我吧？

義：如此，是夢，不是戲。

海：啊？

義：（看著海若）有小夥子啦？

海：當然沒有！

義：沒有？剛才是誰說，熱病一場，暈眩，疼得倒地不起？

海：那是說人家扮杜麗娘扮得頭暈心口疼，就跟真的愛上了一樣。

義：哪有這種事！

海：是真的！

義：不可能。是戲就絕對真不了，是夢倒還可能有幾分真。

海：真玄！湯先生也是這麼說的。

義：他說什麼？

海：他說，那杜麗娘花園裡知春色，才有夢梅一事，總是先愛上了，才  
急著要找個對象去愛。

義：你也跟人家去逛花園了？

海：沒有。

義：那就是有小夥子啦。不然怎麼會春夢無邊？不要嘴硬，有沒有？

( 看著海若 ) 不說拉倒。

**義仍將掃把交給海若，自顧自地準備 couscous。**

**海若沈思著。**

海：義仍，你看那《牡丹亭》，會不會是我的後花園？

義：《牡丹亭》是你的後花園？這才真夠玄！也是湯先生說給你的吧？

海：杜麗娘逛了後花園，就做了春夢，我呢，

義：排了〈驚夢〉做春夢？還把你的好姊妹顯祖當夢梅？你沒毛病吧？

海：當然不是那個傻丫頭。

義：那是誰？

海：不知道。

義：是湯老爺？他是你的

海：啐！就愛胡說！

義：海若，你可不要糊塗！咱在湯家班裡寄人籬下，千萬不能

海：欸，你這是幹嘛？又是鍋又是灶，真把這裡當飯莊啊？

義：你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不但要掃花，還要煮飯。

海：煮飯？煮什麼飯？

義：黃梁飯。

海：黃梁飯？

義：就小米飯。《邯鄲記》山東盧生，洞庭湖黃梁夢醒，湯先生沒跟你們說戲麼？

海：這是小米飯？

義：不是。

海：那是什麼？

義：Couscous。

海：Kuso, kuso?

義：Couscous.

海：褲子褲子？

義：唉，就花刺子模米。

海：花刺子模人也吃米飯啊？

義：其實是阿丹天方人常吃的一種蒸過的粗麥粉。

海：到底是花刺子模米還是阿丹麥？米麥不分，妳飯莊開假的吧？

義：就許妳把春夢當真情，卻不准我把 **couscous** 當黃粱，公平嗎？

海：（指裡面）湯先生不會有意見？

義：他哪裡懂這些？何況在這戲臺上，只要你演得出，就有人信，沒人跟你辯真論假。

海：你說觀眾啊（指觀眾）？

義：尤其是他們。只要看得懂的，他們都信。

海：那看不懂的呢？

義：更是相信。

海：這麼好騙，戲子不都升天了？怎麼我們還寄人籬下唱家班？

義：但凡人啊，對自己不懂的事，總是信得虔誠、拜得像神。該死！我又忘了。

海：什麼呀？

義：剛上來的時候，忘了一個小道具。

海：什麼小切末？

義：枕頭！就...先隨便來個誰的枕頭吧！

海：顧著你那一鍋褲子裙子吧，我下去幫你拿。不必言謝。助人為快樂之本，反正我是要找顯祖問明白。

海若正要下，回頭又盯著義仍看。

海：義仍，你說這剛才，都是我的春夢？我要往那道鬼門一跨，會不會就夢醒了？

義：春夢是一定要醒的，不醒就會虛脫而死，像杜麗娘那樣，我是說我們女子。如果是男子的話，肯定腎虧。

海：我要是醒來，就找不到你了？

義：那不剛好，還回我的「邯鄲記」當飯莊主廚。去吧，不去怎麼知道是真夢還是假戲？

海：那就回頭見咯。抱一下。（擁抱義仍）還有一件，你想啊，那顯祖，怎麼會在我的春夢裡？難道

義：你去是不去？要是沒了那個枕頭，等會《邯鄲記》就排不下去了。

海：還說是回來看姊妹的，根本就是捨不下一台好戲不扮！早知如此，當初就不該離開湯家班！老爺多看重你，一部《牡丹亭》不夠，再來個《邯鄲記》，他知道妳不願再扮癡情作苦旦，特地編了個功成名就妻妾成群的小生給妳，還說你是山東人，這次戲裡的人也要是山東人，又因為你在洞庭湖邊開了個飯莊「邯鄲記」，這本傳奇乾脆就叫《邯鄲記》！那要是我

義：你要不去，我自己去。

海：我去我去，我去！等我喔，多久沒跟你對戲了？

## 海若急下。

義：傻丫頭。（回頭看著觀眾）這花刺子模飯，吡，（空中比劃地圖指出相關位置）玉門關，烏茲別克？阿拉伯？懂得了？這 **Couscous** 是一個常來吃飯的阿丹人給我說的。他說這米，不是米（笑），是麥，打碎了的粗麥粒，放在上層（邊說邊做），得蒸三道。每蒸完一道就得再撒一次油水。下頭呢，燉著黃羊肉、胡羅菘什麼的。**Couscous** 和胡羅菘一樣，都打玉門關外來。那人說他爺爺輩曾隨三寶太監從西洋來中土，輪到自己了，也是經年的塞外關內跑。總是離家久了，念著，著我灶下試了幾回，嘗過的都說味道好。好了，我這中國餐廳「邯鄲記」這回賣起花刺子模飯，倒成了一絕。那人又念著哪天讓我隨他出關去一趟塞外。那裡就信他？戲臺上分合離散還看不夠嗎？還是離鄉背井的滋味沒嘗過？誰知道塞外天邊一去幾千里？去了還回不回來？（稍頓）這倒是我第一回自己做。往常都他先備好料，來了一起下灶，有時黃羊肉，有時犛牛肉，他做我唱，我做他笑……算了，先不說這個。等一下讓裡面那位聽見，還得解釋半天。你們等著吧，等著三道蒸完了，估計這戲也排完了。到時候分著嚐嚐。水滾了，蒸煮它第一道。